

〔法〕 儒尔·克拉雷蒂 著



英俊上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圖】 藤村—櫻井雪村— 28

英俊上校



英 俊 上 校

〔法〕儒尔·克拉雷蒂 著

柳 明 译

乐 久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Le beau Solignac

De Jules Clareti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 Monde》 du 7 juillet au 27 août 1975

根据1975年7月7日—8月27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的连载小说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邴非年

英 俊 上 校

〔法〕儒尔·克拉雷蒂 著

柳 明 译 乐 久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25 字数：181,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书号：10003·027 定价：1.0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法国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拿破仑军队中的轻骑兵团上校索利尼亚克出于真挚的友谊，冒险营救了因参与反对拿破仑称帝而被捕入狱的好友克洛德·利维耶尔少校，同时也赢得了露易丝·德法尔歇伯爵夫人的爱慕。不料这引起了与他同样追求德法尔歇伯爵夫人的道洛纳侯爵的忌恨。道洛纳是打入反对拿破仑称帝的军官集团的奸细，他施用阴谋诡计，诬陷并害死了利维耶尔少校，破坏了军官集团的反拿破仑活动，并两次行刺索利尼亚克上校。索利尼亚克终于击败了阴险狠毒的道洛纳侯爵，和露易丝·德法尔歇缔结了美满的姻缘，并找到了多年不识真面目的亲生父母。小说通过这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展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巴黎人的生活画卷，从侧面反映了法国军队中共和主义者反对拿破仑实行帝制的斗争。

决 果 士

目 录

1. 引子	1	18. 枪声	109
2. 情书	8	19. 子弹	115
3. 浪漫的头脑	15	20. 贵妇的病人	121
4. 英俊的上校	21	21. 离恨别愁	127
5. 战友	28	22. 君主之友	133
6. 神秘的出身	34	23. 歌剧院的晚会	140
7. 德拉里戈蒂 小姐	40	24. 令人陶醉的 二重唱	145
8. 卡鲁赛尔广场 阅兵	46	25. 巴伐利亚茶	151
9. 玫瑰花束	52	26. 毒药	157
10. 意大利恋人	58	27. 皇帝凯旋	163
11. 越狱	65	28. 恺撒的宽恕	170
12. 兄妹重逢	71	29. 蒙马特尔街 的幽灵	177
13. 娇小的伯爵 夫人	78	30. 审判官	183
14. 黛蕾丝受惩	85	31. 守灵	189
15. 上校来访	91	32. 惩罚	196
16. 在陆军部的 花园里	96	33. 兄弟会被破获	202
17. 伪钞制造者	103	34. 私生子	206
		35. 秘密	212

36. 西尔万与罗丝· 爱德梅的爱情	218
37. 上校的双亲	224
38. 三十年后	229
39. 许婚	235

40. 玫瑰花与死亡	241
41. 血的婚礼	247
42. 获救	253

1. 引 子

1809年的夏天，奥特兰特公爵、警务大臣兼内政部代理大臣约瑟夫·富歇^①特别忙碌。当时，皇帝正全神贯注于多瑙河战线，在奥地利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爱斯林^②—瓦格拉姆^③战役。

在有些人看来，5月22日开始的那次战役后不久，是法国军队遭到了惨败。战役以后，出现了漫长的惊恐不安的岁月，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而这个流血和令人不安的、拿破仑称之为爱斯林战役的日子却被大肆加以庆贺。然而，奥地利人也说他们打了胜仗，把它称为亚斯贝伦^④战役。实际情况是，战役开始后不久，拿破仑实力锐减，只好等待援军，他分别从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调来了欧仁王子^⑤的军队和马尔

① 约瑟夫·富歇（1759—1820），奥特兰特公爵，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任警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留任大臣。——译者

② 爱斯林，奥地利的一个村镇，位于维也纳郊外。1809年5月21—22日，拿破仑一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同奥军在此发生激战。——译者

③ 瓦格拉姆，奥地利的一个村镇，位于维也纳郊外。1809年7月，拿破仑一世曾在此大胜奥军。——译者

④ 亚斯贝伦，奥地利的一个村镇，靠近爱斯林。——译者

⑤ 欧仁·德博哈乃（1781—1824），法国约瑟芬皇后的前夫之子，意大利副王，在第一帝国的各个战役中表现出色。——译者

蒙^①军团。在战役的关键时刻，皇帝曾一度失去冷静，要是没有马塞纳^②元帅的帮助，就会全军覆没。

在巴黎人人都知晓这一事实。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先是以一些难以捉摸的传闻出现，后来变成了被人们暗中传播的谣言，最后经过一个个人的嘴又大大变样了。而警务大臣却对心慌意乱的老百姓竭力掩盖事实的真相。

第一帝国差点儿在1815年前几年覆灭。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统治机器曾不止一次地陷于毁灭的境地。拿破仑明显地感到他的政权貌似强大，实际却早已险象环生，这使他对什么都疑虑重重，对一纸传单或是军队中某个最不起眼的尉官的过高的说话声，都是如此。他甚至在军队里召见军中的秘密侦探头子沙瓦里^③，查问士兵们的动向。有一个名叫兄弟会的神秘的军人协会，秘密地聚集了一批勇敢而又坚定的军人，他们都是帝国的死对头，忠心耿耿的共和党人，但如果是为法兰西而献身的話，他们随时可以捐弃前嫌。这个秘密协会虽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通广大，却也十分有力量，皇帝也感到惊恐不已。皇帝确实把它视为已经死去的共和国的幽灵。

巴黎所有反对帝国的势力都十分活跃。总之，民众已被激怒，因被好战的野心所驱使，国家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

① 马尔蒙（1774—1852），法国元帅，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时，同联军秘密媾和，致使拿破仑被迫退位。——译者

② 马塞纳（1756—1817），法国元帅，在爱斯林和瓦格拉姆战役中表现出色。——译者

③ 沙瓦里（1774—1833），法国将军，第一帝国时期当过警务大臣。

——译者

价。圣一日尔曼区^①归顺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变得尖酸刻薄，不听使唤了，阵亡者的家属也变得咄咄逼人。旺代地区^②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暴动的迹象。共和党人已做好准备，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富歇几乎不知所措。我们不讲英国人怎样威胁到了爱斯科河，比利时为何应该受到保护，也不提教皇在沙沃纳被劫持的丑闻。这些都属于历史事件。只有反映这一动荡不安年代的爱情故事，才是我们所要叙述的内容。

6月的一天早晨，富歇起床后，心情显然比平时更坏。本来就阴郁的气氛变得愈加严重。昨天夜里，警务大臣派人逮捕了一个前龙骑兵少校。这个少校早先因政治观点不同被勒令退职。在执政府时期，他又因与一次军事阴谋有牵连，被警察当局以十分有礼貌的方式揭露了。

富歇看到警察的报告时，耸了耸肩膀。有的警察竭力想表现自己工作多卖力气，故意夸张一些情节。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可是，皇帝的电报催得那么急，使人感到皇帝心境十分不安。警务大臣只好命令警察去搜查住在蒙马特尔街的那位少校的家。

利维耶尔少校大约在凌晨一点的时候被捕，监禁在警察总局。警察把从已退职的军官家里搜查出的信件呈送警务大臣。

大臣迅速地以敏锐的目光翻阅了一叠信件，可以看出，

① 圣一日尔曼，法国地名，位于巴黎西郊。——译者

② 旺代地区，位于法国东部，1793年在这个地区爆发过大规模农民起义。

具有这种目光的人能够很快地研究一份文件，并且可以一下子抓住其要害。

“没有署名，”他自言自语地说，“但毫无疑问，从这些神秘的字眼里可以看出，肯定隐藏着一个秘密协会。我眼前的这些人：菲罗波门^①、哈摩迪斯^②、瓦鲁斯^③、加东^④可能是谁呢？会不会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叛乱者的化名呢？好吧，我们马上就能查出隐藏在这些老古董的假面具后面的真面目。菲罗波门！……他们把天天要同我们碰面的人裹上一件古希腊或古罗马人的破衣烂衫，难道这种臭习惯总也改不了吗？”

在奥特兰特公爵的口中，他们当然指的是雅各宾党人。富歇有点瞧不起这些雅各宾党人，他们不懂得，象他那样，作为一个昔日的公爵，在投了赞成绞死国王的票以后，也能在动乱中捞到一块公爵领地。

“我要亲自审问少校。”大臣把卷宗往桌子上一放，作出了决定。

他的秘书假装小心翼翼的，此时忍不住露出了微笑，从而显得有些冒失。

善于察言观色的富歇察觉到了这一点。

“有什么事？”他问道。

“没什么。我认为阁下亲自审理这件案子是完全对的。这件案子既复杂……，又……”

“又怎么……？”

① 菲罗波门（公元前253—前183），古希腊的战略家和政治家。——译者

② 哈摩迪斯，古雅典人，曾试图杀死暴君未遂。——译者

③ 瓦鲁斯，古罗马将领。——译者

④ 加东（公元前234—前149），古罗马监察官。——译者

“又饶有趣味！”

贝尼埃先生咧嘴强笑，表情特别，就象男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女人的浪漫故事一样。

“怎么？”奥特兰特公爵问，“难道这不单纯是一件政治性案件？”

“请从女人下手。”秘书仍然笑着说，显然是为能引用大侦探家萨丁纳^①先生的这句名言而感到高兴。

“女人？我等着她。”富歇大声说道：“可是她同哈摩迪斯或加东又有什么相干？”

“少校结过婚。”

“那又怎么啦？”

“怎么啦，阁下可以由此发现，这个政治案件的背后还掺杂着一件比较普通……或比较常见的男女间的艳事。所以说，大臣先生，我肯定这是个饶有趣味的案件，阁下如果乐意的话，我再重复一点，它还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面，因为利维耶尔太太同此案直接有关，她是通过……”

“通过谁？”

“通过第三者介入的，阁下。”贝尼埃说完话依然满脸微笑。

这下子，约瑟夫·富歇的兴趣油然而生。他热心地翻阅利维耶尔的卷宗，既出于大臣的职责感，也出于男人的好奇心。

富歇善于雷厉风行地办事。当利维耶尔少校被带到警务大臣面前的时候，奥特兰特公爵已经掌握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对其细微末节也已了如指掌。

^① 萨丁纳（1729—1801），法国政治家，当过警察总监和海军大臣。

他从头到脚端详了利维耶尔少校，大概是在想一想是否见过此人。他从来没见过这个犯人。

“少校，”他说，一会儿看看手中的笔记，一会儿看看利维耶尔的脸，“你今年三十八岁，1768年出生，你是巴黎一个呢绒商的儿子。你1791年参加义勇军。在你最初服役的连队里，你同马雷^①将军结为至交。1792年3月，你是来自巴黎的普通士兵。他当时来自多尔，你同他一起在莱茵部队中作战。你是一个出色的战士。执政府时期，你被提升为少校。帝国时期，你完全可以晋升为上校甚至准将。可是，你却蔑视新制度，更有甚者，你还反对它。我承认，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确定你犯了罪，但你确实与阴谋有牵连。一年前，一份对你很不利的报告使你不得不开意大利军队，退了职。”

利维耶尔少校对奥特兰特公爵讲的每一句话都点头同意，虽然他的动作几乎未被人察觉到。

“一年来，”大臣继续说，“就象不止一次地对待头脑发热的人那样，皇帝不是把你发配到佩里戈尔和侏罗山的遥远省份，而是让你留下来，自由自在地住在你的老家巴黎。你在蒙马特尔区有一套宽敞、漂亮的住宅。它成了许多军官聚会的场所，他们有的甚至是在职的。你聪明、勇敢，性格坚强。你有发动突然袭击的才能，不过你也能卧薪尝胆，相机行事，以便更有把握地实现你的目标。什么目标，我们明白……”

① 马雷（1754—1812），法国将军，曾图谋推翻拿破仑一世未遂。后被处决。——译者

“真的吗？”利维耶尔少校问，在此以前他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倒很想知道……”

“我会满足你的，少校。”富歇和蔼而又狡诈地笑着说，“坚信共和与热心爱国，是两种缺点也好，是两种好品德也好，如果它们只是……只是空想的话，那么我就认为这是有罪的，别人更是这样认为。看到世袭帝国的建立，你一定会很气愤。”

“我很失望。”少校说，“我不相信顺从帝国，国家就能昌盛。”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奥特兰特公爵说，“问题是要弄清楚乱党是否会比帝国更加残酷地蹂躏祖国。我们别谈论政治了吧。由于职务的关系，我几乎很少有谈论政治的机会，我已经没有谈论政治的习惯了。”

富歇的反话说得十分巧妙。弑君者对自己的罪责总是等闲视之的。

“你根本没有隐藏你的思想、你的懊恼和你的希望。”富歇说，“你是一个兄弟会成员或诸如此类的人。你谋反。我再说一遍，你的住所是个阴谋的中心，这一阴谋波及到军队。皇帝担心奥地利人的阴谋，也担心你的阴谋，你应该对此感到荣幸。可是，这一切都该结束了。你们组织新的阴谋难道纯粹是为了和平？”

“如果说我搞阴谋，”利维耶尔少校冷冷地说，“那请拿出证据来！”

“我知道，”大臣说，“处在你这样的境地，这是最机灵的回答。但是这一回，我很容易向你证实，警察局并没有弄错。”

“我听着。”

“你的信件，少校，你所有的信件都被查收了。”

“假定我参与了那个阴谋，”少校说，“我还把罪证和阴谋痕迹留在家里。那么，大臣先生，你肯定会说我是个傻瓜蛋。”

这时，奥特兰特公爵手里拿着一包小开本的信件，他那淡蓝色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瞅着它们，一言不发。

“少校，”他突然发问，话中有话，咄咄逼人，就象一把利剑猛然出鞘，“你结婚多久了？”

2. 情 书

在整个谈话中那军官的脸上一直毫无表情，似乎只有一点傲气，令人不可捉摸。突然间，出现了奇特的变化。一种惊愕不安的表情从他的眼中显露出来，一道忧虑的目光象深沉黑夜中的闪电一样在他的眼里突然闪了一下。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他问，声音仍然镇静，但已因惊讶而稍微有点变调。

“少校，”大臣说，这下轮到他变得非常严肃了，几乎象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工作有它艰难甚至令人害怕的一面。要知道，我们的荣誉是建立在他人的苦难之上的。我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用手指去触摸人的伤口更痛苦和更残忍的了。伤口隐藏的时间越久，痛苦就会越深。而警察有点象外科医生，用的是手术刀。”

“少校，”富歇接着说，“在你的信件中，我的人确实没有找到任何能使你受牵连的证据，可是，在你的家里，他们搜查得过分了一点，不仅搜来了你的私人信件，还搜来了

你太太房间里的信件。”

“我太太！”利维耶尔叫道，“大臣先生，你这已经是第二次把我太太的名字同这场争论联系起来，她明明与这事毫不相干！即使我曾冒过丢掉身家性命的危险，我太太也是不知道的，她不应该受到任何怀疑，也不应该受到任何迫害。”

“少校，”富歇把昨晚看过的一封信递给军官说，“你认得出这笔迹是谁的吗？”

利维耶尔犹豫了片刻才拿起这张信纸。他也许觉得它象火炭一样烫手或象毒蛇一样冰凉。这封陌生的信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害怕。而这位摩泽尔军的军人却从来还不曾懂得“害怕”一词的含义。

“认得出，”他飞快地瞄了一眼说，“这笔迹，我认得！”

“那就读一读吧！”富歇又说。

看信之前，利维耶尔用右手摸摸头，他的手指感到太阳穴的血管在跳动，好象由于充血而膨胀起来了。他象吞食毒药似地一口气读完了信，然后边退边喊道：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少校问。

“写给谁的？”公爵慢声细语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但这封信和我手里的这些信都是放在一起的，是在利维耶尔太太房间中流行的迭榻式桃木写字台抽屉里发现的。”

“在她的房间！”少校喊道，发出一种猛兽似的吼叫……“在她的房间里，这封信？……那么是写给她的喽？……”

现在，他重读着这封他用手揉皱的信，信中仅仅几行妮

娓娓动听的言词使他明白了一场对他的背叛，其中应该受到谴责的恋情，使他陷入了一场荒唐的悲剧。他内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震动。

“咳，怎么啦？”他突然说，眼里充满了狂喜，“我胡涂了。这封信能证明什么呢？这是封什么信？情书，不错！那又怎么样？”

他把信递还富歇。富歇接过信，用衣袖抹了抹信纸上的折痕，然后把信慢慢放回到档案夹中。利维耶尔因为探得太厉害了，差点把那封信揉破。

“那么，你并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喽？”警务大臣说，表情仍然是冰冷而又谦恭有礼，象块铁板。

“不知道。”少校回答。

“至少你知道是谁写的吧？”

“知道。”

“你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吗？”

“你们何必要知道呢？”

“你不说吗？”

“我当然不说！”

“那好！”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你太太叫什么名字，少校？”富歇问，“我想问的是她的小名。”

“黛蕾丝。”军官说。

富歇不再多说一个字。他从那叠信中挑出了另外一封信。利维耶尔的目光紧紧盯着那叠信。富歇把信夹在拇指和食指中间，送到少校面前。

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亲爱的黛蕾丝……”